



宋代著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。

# 史话清明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

## 清明节气与古代农耕生产相连

清明，中国古代流传的“二十四节气”之一。明张岱《夜航船·时令》载：“伏羲始立八节。周公始定二十四节，以合二十四气。”据此，二十四节气之名始于周朝。而成书于战国末期的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季春之月“其日甲乙”，“桐始华，田鼠化为鹌。虹始见，萍始生。”这季春三月，“桐始花”等的特征正是古人对“清明”这一节气的定性。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，虽传说肇始于周公，其实应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

因为这二十四节气紧密结合着古代农耕社会的生产活动，什么节气该如何耕作，都是从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。其名称的来历也都反映着与农事有关的季节变化。因此还有着许许多多的关于节气与农事相关的民间谚语。如海南地方就有：“短春春到清明好，长春清明雨纷纷”。（短春指农历闰年时的清明，长春指农历平年时的清明。因短春多在农历二月，天气晴朗，故说“清明好”。长春多在农历三月，故说“雨纷纷”。）

“春不分不暖，夏至不热”（指海南的天气不到春分时节，天气不会暖和；不到夏至时节，天气不会炎热。）

“不怕霜降风，人怕老来穷”（表示霜降前后，正是水稻抽穗扬花，谷粒灌浆的时候，若碰上风雨大作，会导致减产，是一种灾害性天气。）

“冬湿年干，谷米满仓；冬干年湿，米缸见底”（表示冬至前后有雨潮湿，而春节时天气晴朗干燥，则是年一定会有好收成，所以谷米满仓；而冬至前后若干早少雨甚至无雨，而春节时却又阴雨连绵，则是年恐有欠收，家里存粮就会有危机了。）

“夏至东风恶过鬼，一斗东风一斗水”（表示夏季一般刮的是南风或西南风为正常，若猛刮东风，就会有水涝之灾，故称“一斗东风一斗水”。）

然而，古代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黄河流域的气象环境来决定的，我国地域辽阔，各地方的气候环境仍存在一定的差异，所以运用起来只能是作为参考，不可能达到科学鉴别的程度。而且即使在中原一带，因时间的推移、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原因，二十四节气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失真。如海南地方，自古就有“四时皆似夏，一雨即成秋”的现象，为中原人士所感叹不已。而古代所谓“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”“清明谷雨，冻死老鼠”等谣谚，在今天已经很难应验了，由于整个地球气候变暖，即

使在冬天，北京等地有的年份也很难看到下雪，所以用不到清明才断雪，谷雨才断霜。另外，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达，古代的农耕技术和生产方式早已大多成为历史。许多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摆脱了对自然条件的依赖，甚至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在流水线上生产农业产品都已经成为现实。所以在花卉生产基地，花农们也用不着理会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了。

我们今天还来谈“二十四节气”，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珍惜。这是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，是我们祖先智慧的闪光，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。

## 清明扫墓的历史沿革

而将清明当做“节”来过，则是唐以后的事，而且这过节的内容却与农事无关而与扫墓有关。

中国人对于墓的重视，起源也很早，甚至比二十四节气的起源还早。

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载：“禹葬会稽之山，农不易其亩。”会稽山，在今浙江绍兴一带，大禹死了，将其墓筑于会稽山上，因为不占用农田，所以“农不易其亩”。该书还说到“殷人葬，树松”、“周人葬，树柏”，即于墓前植松树、柏树。这就是流传到后世常以“松柏常青”表示墓园之意。因此之故，中国古代没有火葬的习惯，并且将火葬看成是一种对先人的大逆不道的刑罚。

《容斋随笔·民俗火葬》：“燕骑劫围齐即墨，掘人家墓，烧死人，齐人望见涕泣，怒自十倍。王莽作焚如之刑，烧陈良等。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僇也。”春秋战国时期，燕人围攻齐国的即墨，掘墓烧尸，以此激怒齐人，齐人因此愤怒十倍。大僇就是以最严重的刑罚来加以羞辱。

因为对死去的先祖及其墓地的重视，当然扫墓也就是必修的功课了，但那个时候人们的扫墓却不一定选在清明前后，即使今天所流传的，春秋时期，晋文公重耳为纪念被他误烧死的忠臣介之推，下令“寒食”，也不是在清明节前，宋代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引《汉书·周举传》认为“所谓寒食，乃是冬中，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。”原来那时的“寒食”是在冬天，不是后来所说的在清明前的禁火“寒食”。隆冬天气，竟下令不让百姓烧火熟食，这显然是不人道的，所以任职刺史的周举写了文章挂进介之推的庙里“言盛冬去火，残损民命，非贤者之意，宣示愚民，使还温食。”当然，过失不在于死去的介之推而是晋文公的残忍无道。

明确将清明定为扫墓上坟的节日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。玄宗下诏，让民间将清明节

在中国古代，当时寒食、清明节活动丰富多彩，寒食清明节可以说是一个狂欢的节日。到了南北朝时，寒食节活动从单一的禁火寒食开始向娱乐性方向发展。清明娱乐活动到了唐代达到全盛时期，还增加了民间的郊游、植树、走马、蹴鞠、击球、荡秋千、插柳等活动。

今年4月4日开始的三天清明小长假，无疑成为传统的清明文化演绎发展的最佳时点。期待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，除了追思先人，也将古代的文体狂欢，演绎成现代的清明文化盛宴。



清明前夕，海口许多中小学生、青年志愿者，来到金牛岭烈士陵园为英烈扫墓。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

上坟扫墓祭祖作为“五礼”之一，宣示“士庶之家，宜许上墓，编入五礼，永为常式。”自此以后，沿袭下来，清明节上坟扫墓便成了传统的节日。至今，中国有二十多个民族均有此习俗。

## 唐人过清明 郊游踏青拔河竞技

然而，唐人清明节的的活动，似乎“上坟扫墓”并不是主题，那时的人们，无论王公贵胄还是庶民之家，清明节这一天，快活得很，郊游踏青，斗鸡走马，踢球植树，放风筝，荡秋千，拔河竞技……玩得十分痛快。

只是自宋元明清以来，中国社会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严酷，思想意识的日渐保守僵化，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，清明节的调子与“盛唐气象”似乎有了些差别。这个时期，扫墓成了主题，但人们并不快乐，除了不谙世事的孩童还有欢笑外，面对生活的重负，大人们对祖先的怀念显然充满了悲抑的情感，笑不起来了。

再读一首明代弘治年间，海南人、琼山进士陈纘的《清明有感》诗：“清明无客不思家，我到清明思转加。嫩绿又开新柳眼，娇红不是旧桃花。半生暗恨空流水，三尺孤坟自落霞。欲寄凄凉眼前景，想应流不到天涯。”这是游子客居他乡，不能赶在清明节回家上坟的惆怅，心情还是在扫墓祭祖上。

而据其时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，“三月清明日，男女扫墓，担提尊榼，轿马后挂纸锭，粲粲然满道也。拜者，酌者，哭者，为墓除草添土者，焚纸锭，次以纸钱置坟头。望中无纸钱，则孤坟矣。哭罢，不归也，趋芳树，择园圃，列座尽醉。”这情形，除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有所不同外，颇与今日的海南清明节有许多相似之处。

查海南的地方史志，关于清明节活动的记载，甚至还不如其鲜活详明。据北宋苏东坡谪居海南的记载，“海南人不作寒食，而以上巳上冢”。那么近千年来，海南地方的清明节活动至今仍是变化不大，还是没有寒食节，扫墓祭祖之风还是那样的炽热。这其中有些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呢？

## 剔除攀比陋俗 踏青郊游送春

慎终追远，纪念先人，发扬优良传统，凝聚宗亲情感，这些正面的精神力量，通过清明的扫墓祭祖活动来体现，固然是这一传统节日的社会价值所在，但正如包括“清明”在内的二十四节气随着社会的发展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社会生活一样，扫墓祭祖活动到了今天也有其值得检讨改进的地方。所谓“移风易俗”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比如，按儒家的观念，火葬是要不得的，人死了，得“入土为安”，还要“事死如事生”，所以一定得有个坟头供凭吊，封建帝王还得有气势吓人的“山陵”。由此攀比，富贵之人临死总要寻找风水宝地，卜吉穴，修坟墓，完尸入土。但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已经不能容忍这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了，不然死人与活人争地，人民将失去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，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麻烦，所以火葬势在必行，公墓制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。

其实，人死后实行厚葬，也并非儒家观点。汉代王充的《论衡·薄葬篇》：“贤圣之业者，以薄葬省用为务，然而世尚厚葬，有奢泰之失者，儒家论不明，墨家议之非，故也。”这是说，像孔子等圣贤原是主张要薄葬省用的，但因为世俗崇尚厚葬，儒者不敢明言而墨家的议论也不在理，结果舆论不能统一，助长了社会上在丧葬问题上奢侈浪费的“奢泰之失”。迁就世俗不敢与歪风邪气作斗争，结果厚葬之风反而借助儒家的所谓“孝道”大行其是，直到今天仍有死灰复燃之势。一些人为死去的亲人大造坟墓，侵占土地资源，或者在清明节大搞封建迷信活动，给死者备办冥物，在坟头烧纸钱纸马、轿车仕女之类，搞得乌烟瘴气，还以此为荣，炫耀富贵权势，互相攀比争竞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过清明节所必须剔除的陋俗之一。

看来我们还是应该欣赏唐人的作风，把清明节当成一个快乐的节日，开展丰富多彩的送春活动，而不仅仅局限于上坟扫墓一途。

而且就在上坟扫墓这一活动中也还有许多值得发掘、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好节目。比如为烈士扫墓，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；植树造林，绿化环境；妥善接待海外归来祭祖扫墓的侨胞，让他们一年一度的返乡之行幸福愉快，充满爱国爱乡的情感等等。即如一家一户的上坟扫墓，按现时海南地区的习俗，在清除那些歪风邪气的恶劣影响之后，人们在这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光里，野外踏青郊游，宴饮野炊，也实在是难得的快乐之举，十分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。现在国家又顺应民意将清明节正式定为传统的节假日，人们大可休闲度假，充分享受这新时代赋予的传统清明节。